

# 紅樓夢創作探秘

黃炳寅 著



紅樓夢創作探秘

文學評論

(162)

黃炳寅著

采風出版社印行

# 采風出版社

采編選・報導天下大事  
風雅頌・共賦各家名詩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紅樓夢創作探秘 文學評論

(162)

作者：黃炳寅

發行人：姚家彥 編 校：陳玉波

發行者：采風出版社（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九七七號）  
地址：台北市金華街二〇七號之二（三樓）  
電話：三五一一一四八〇

郵政劃撥：○一二三七〇一七一八（直接向本社劃撥九折優待）  
門市部：中國書城  
台北市成都路一號地下樓

封面印刷：大勵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一〇三巷二五號

電話：（〇二）七七二二五三〇

內文印刷：長青印刷廠（台北縣中和市安樂路一五三號）  
電話：（〇二）九四三一一五九

法律顧問：鍾康治律師

地址：臺北縣永和市中正路七四二號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一月初版

定價 120 元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敬請寄回本社更換〉

## 作者簡介

黃炳寅，河南開封人。早歲在國內接受新聞傳播教育，並遠赴歐美研究進修心理學，博覽群籍學貫中西，歷任文宣新聞教育等要職，近年潛心探索中華文化兼攻紅學，著作有《文學創作新論》、《中國音樂與文學史話》，譯述有《編劇學》、《教學心理》、《應用心理學》、《輔導概論》等多部。

新書  
介紹

報導文學 ⑭

文人軼事

乃鼎 / 著 定價八〇元

《文人軼事》是乃鼎先生的力作，原名試刀集。所謂文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總與窮困二字相連，至於文人本身呢？不是「相輕」便是「無行」。乃鼎先生醉心文史哲博覽群書，就歷代著名文士軼事，發抒感觸評論，集名試刀，難免傷及肌膚，然而「滿紙荒唐言，字字皆血淚」，藉古諷今語重心長，讀來使人拍案

叫絕……。

# 目錄

前言（代序）	五
從紅學考證派談起	一
考證派規避「怪力亂神」	一
紅樓夢的大化論觀與春秋法子	一八
紅學研究理論上的「封閉」狀況	一八
紅樓夢之大化論調	一
紅樓夢創作採用了「春秋法子」	一
紅樓夢之全真教背景	三七
紅樓夢中一句關鍵話	一
「海棠花妖」出自太平廣記	一
「金冊玉簡」是道教註冊商標	一
紅樓夢破除迷信偶像	一

「芙蓉誅」用典與太平廣記神仙篇  
夢的科學解釋

賈寶玉為何不燒抱朴子

紅樓夢之謠讖與圖讖……………七一

鳳姐詩讖與太平廣記蕭吉篇典故 七六

紅樓夢夢中之夢……………八一

第十三回之夢與恆格郡王有關

又是太平廣記中夢話

第五十六回之夢有莊子齊物篇影子

第六十六回之夢有禪機

大化論調「析夢」之說

妙玉「走火入魔」是報導文學……九八  
魔障的起因與冠制

紅樓夢的琴韻與戲曲掌故……………一〇八

正統操琴學出現紅樓夢

瀟湘館觀琴警變徵之典出處

第五十五回隱藏了長生殿風波

紅樓夢中一些民間禁忌與風箏情節……一二二

曹雪芹是風箏專家

文章關乎氣運

賈氏宗祠關鬼與氣運說

祝由科巫術符咒

「文諫武死」借古諷今……………一四六

八旗民俗與紅樓夢中婚喪（殉葬）……一四九

第九十七回婚禮出自八旗民俗

清初喪事與殉葬

紅樓夢之肢體語言……………一六〇

大觀園誤導了邏輯推理……………一六六

紅樓夢之母題意識……………一七五

金公木母之記號指涉

王夫之「愚鼓詞」與呂純陽「沁園春」  
紅樓夢在煉寶玉之心

曹雪芹的「荒謬」——遊戲文字……一九七  
從毛澤東五閱紅樓夢談大陸紅學……一〇三

毛澤東從紅樓夢中找什麼？

大陸學者難言之隱

紅樓夢是文學名著；失敗的政治課本

紅樓夢啟發了「文革」造反派

# 前言（代序）

黃炳寅

讀紅樓夢易，因為這究竟只是一部小說；寫有關紅樓夢的文章難，因為讀過這部小說的人曷止千百萬，這不是屬於道德勇氣的問題，認為「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是文字責任問題，「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若是千夫所視，萬衆所指，不祇是嚴，簡直近乎泰山壓頂般之沉重，稍有隕越，便是萬劫不復！

大略統計之，「紅學」之文當不少於二、三百篇。十倍於紅樓夢小說之創作文字，學者專家遍及海內外，世界上除了莎士比亞學者外，堪詡之為獨步天下一紅學也。

紅樓夢是一部容易讀而難以深入理解的小說：假如純求感官享受，這書中包括有人間世各種聲腔：史太君之慈悲憐孫聲，賈政之棒頭怒斥聲，王熙鳳之責喝冷笑聲，賈寶玉之長吁短嘆聲，林黛玉之哀戚婉轉聲，薛寶釵之發而中節聲，劉老老之粗獷原始聲，再加上一僧一道、一唱一吟，這大觀園真正是喜怒哀樂愛惡恨樣樣俱全了。當然，讀者同樣忘不了尤氏姐

妹的飲泣吞聲，晴雯的怒恚聲，姨娘嬤嬤們的不平聲，以及僕人主奴間的吵鬧聲。紅樓夢作者為什麼一開始寫的如茲熱鬧，到後來却弄得大觀園一片瘡痏，「衆神默默」！另外，琴聲，樂聲，歌聲，瀟湘夜雨聲，醉酒聲，罵街聲，賈氏宗祠那陣妖風聲，燕語鶯歌聲，打情罵俏聲，衆清客之唯唯喏喏聲。查抄家宅時之大哭小叫聲，以及秦氏出殯之哀聲，交互影響，形成一個不甘寂寞的大千世界，到最後一章，這顯赫一時的賈氏後代只有賈政夫婦，由一寶釵陪伴，不堪回首話當年了！

像這樣一部由絢爛至於平凡的小說，的確具有中國說部文學中醒世文章的母題意識，因之，也很懷疑紅樓夢是專供滿族中上階層閱讀的「課本」。為什麼？譬如臺灣學者臺靜農教授在聯合報發表的「隨園故事鈔之一」文中，即曾考證出雍正皇帝爲了讓八旗子弟了解漢人文化習俗，而指定翻譯金瓶梅爲滿文。這是一件了不起的文化交流工作，尤其出於雍正帝，事實上，根據另外一本有關密宗教義的書本記載，雍正帝曾經親自將密宗一些經典譯成滿文。果然，足證清初這幾位皇帝並不盡如某些歷史所言好大喜功，他們也有求才若渴，力圖提高滿族文化水準的道德觀！

紅樓夢假如有隱藏不露的寫作動機，大致不外這種心態了。基於此等認知，乃自分析統計著眼，再就目前已有參考資料比較，反覆披閱，前後索證，往往再三再四審視，方得一二文字，譬如書中有關肢體表達文字之比較，雖然不過了了拉手、牽手、扶著等等而已，却須

每一動作皆做統計歸類，然後比對其身份、定位，前後情節，再找出滿族禮法核校，確定無誤後寫成，亦僅數百字，但前後通篇按字逐行追蹤這幾個關鍵字，近乎一字一遍，最後斷然確定紅樓夢中此一大特色乃當代及其先各古典小說所無，亦僅深諳是中禮法之滿族文士方得描述，這又替曹雪芹或高鶚找到了身份鑑定的公證資料。

曹雪芹是位反應極為敏銳的作家，他選用素材似乎有一套原則：

故事不少出于太平廣記，因為在當時這是一部極為罕見的大部頭書（甚至今日亦然）  
人情世故以貴族階級為主，大部分讀者對於類似榮寧二府高官貴爵生活具有好奇心

宗教信仰以遼金元共同信奉的全真教為主，這是一支足可與其他教派分庭抗禮的道教支

### 脈

儘量避免撰述當時一些流行或熱門的文娛文字，以免有落入俗套之嫌

大膽揭露一些官場陋習弊端，公開暴露內務主管之吃裡扒外，欺上瞞下作風

相當重視日常生活享樂中的助興雅趣，大觀園多次飲宴酒會，甚至一百十七回幾個流氓，  
聚會也免不了這些，當是作者實際體驗之報導文字

譬如第八十七回尾有關圍棋的文字，他不敢深入去寫，明顯的表示了「藏拙」。因為曹  
雪芹那一百年左右，圍棋國手輩出，過伯齡著有四子譜，施定庵、范西屏均有專書論奕，他

本人在圍棋一道縱或稍有成就，但是乾嘉年間十八國手，人人俱擅勝場，曹雪芹豈敢在紅樓夢中獻醜，但既是時髦文娛，又不得不聊備一格，所以八十七回僅僅寫幾篇棋譜塞責了。相信他在這方面處理的不錯了。

但是，秦可卿之喪殯場面，由於是民間極少一見，所以相當鋪張的描述。書中情節所顯示的儀仗，如今已成絕響，紅樓夢之前很少作者在古典文學中引用，紅樓夢爾後之滿清局面日蹙，即令有人願寫，也不能超越如茲「盛事」，曹雪芹在這方面因緣機遇，寫來異常熱鬧，與他在書中寫飲酒之動作、酒令、酒器之心態一般，他是有意在文章內露一兩手，如果要找反證，金瓶梅中之曲牌、小調、南北令腔調近乎無章無之，紅樓夢再如何仿襲，亦不能與之比美（限於取材、母題、篇幅等條件）。像這樣一種迴避，稍為細心的作家都會發生，與基本觀念、主題無關，乃是寫作技巧上的考慮。研究紅樓夢也可從這些問題上找出很多題目。

用超現實之廣義角度看紅樓夢內容的宗教意識，比較不易落入邏輯謬誤的成見影響。譬如第四十三回寶玉與焙茗談到神道問題時的一段話，如果有「反清復明派」的學者心有未甘，大可直援引西洋耶穌基督那套教義「斷章取義」，說曹雪芹是基督徒，豈不成爲紅學一大軼聞。八旗子弟的宗教信仰原極複雜（漢人亦然），用漢人的宗教意識無法對他們作真正的

定位分類；有之，只能以超現實境界去理解，這是個很廣泛的題目，稍不謹慎，就會踰越文學研究的界限。紅學界很少願意輕言嘗試。考證派胡適之道兼古今中外，却僅挑一個簡單的曹雪芹去寫些應景文字（依作者著述功力，這幾篇「紅考」僅能列為點綴而已），他當然不願意讓一部小說給拖下水去，其情況與蔡子民不願因一篇紅樓索隱細事與胡適之爭辯，同屬學者大忌也。

紅學早年批評家王希廉似乎已經注意到這些涵蓋于紅樓夢的神秘面紗了，所以在他的「紅樓夢評」中所採用的比較分類觀點，較之同時代其他學者為最高明，尤其在原作「總評」裏將全書情節區分為二十一段，完全符合近代文學寫法中趣味線的分析法。這種手法甚至可供編劇學者參考，作為紅樓夢舞台演出分場分幕分景的借鏡。王希廉的著眼點正是掌握到了曹雪芹撰寫紅樓夢的論點，也是陰陽、五行、佛禪哲理等意識融入宋明理學後形成的大化論。單純的引用佛說、老莊等思想無法順利解釋這本書的母題觀念；而宋明理學，公案如山，唯一研究方式是從不同學派中逐一比較核對，通常言之，周程朱陸張王諸家經過後人整理標榜，都會有他們言之成理的一套主張或話頭，這就不難剝繭抽絲了。

大化一詞原來出自荀子「陰陽大化，風而博施」（天論）。這種強調生生不息，陰陽交感的主張是宋明理學界張、二程、周、朱等學者的中心論點，到了王船山發揮到極致。他在

「周易外傳」中有很積極的解釋。假如紅樓夢有一定的哲學思想系統，可以毫不懷疑的指出，是這等思想影響了紅樓夢。

紅樓夢一百二十回之盛衰泰否，寫盡了天道循環之消長，賈府歷經動亂，仍然預留生機，正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這是一部並不簡單的小說，有些古典的文章歸結到佛說，有些歸結到道家，紅樓夢歸結並未脫離宋明的正統思想。這一點決非過謬作者。

一九八八年紅學會議召開，學者劉夢溪在他的「略談紅學的觀念與方法論」文中，兼容并蓄的介紹了索隱和考證派對紅學均有供獻，這是持平公允之判斷。

如果勉強用政治立場批評紅樓夢，是作不出任何結論的：武斷說此書反清復明，只是中國文化中一個狹義的自圓——也可以說「自絕于人」的看法。中國正統的觀念早在周朝封建制度崩潰後，已經隨之衍變。史記、資治通鑑均未排除漢族以外其他民族入主中原的權利地位，一部紅樓夢又能透露多少民族意識的情結？否則，水滸傳又反些什麼？封神演義又反些什麼？

讓文學的歸文學吧！今天紅學界的最大課題乃是：如何鼓舞文學界創作出更美好的著作，而不是再創一部紅樓夢。（於戊辰年母親節）

## 從紅學考證派談起

自從紅樓夢問世以來，職志於「紅學」研究的專家學者遍及中外，唯心唯物論者侃侃而言，古典現代文士甚且白頭尋夢、這部二百年前的創作何以如此令人嘔心瀝血、何以使貴爲天子，權同暴君，販夫走卒如此着迷，專家們言人人殊、法相獨具者居多，共識定論者頗少。紅樓之夢當真難「圓」、抑或另有蹊徑可循：金玉良緣果然好事成雙、作者何苦拆散鸳鴦，索隱派無隱可索，豈非自爲「童難之戲謔、搏髀而掩笑哉」：曹雪芹昧於「歌佩玉而呼庚葵」、曷敢直言「遯辭以隱意」？然大人君子經年摸索、難免「牽強附會」之譏：科學「考證」已有六、七十載，被批被判落得文章罪人。深入研究，深感此「曹」作者定非如薛綜之「憑宴會而發潮調」、有辱乃祖魏武，曹氏高貴鄉公之風。不過，以胡適先生之才識兼通中外，竟爾自認「發表這篇考證以來，已經改正了無數大錯誤了，也許將來發現新證據即須改正的」。他改了很大之錯誤了才自謙「一點小貢獻」，難道紅樓夢作者誤導了專家學者或者

尚有新證據來改正？

檢討起來，紅學研究最為自由、最能廣證博引之時代，應該正是民國十年左右胡適之先生考證改定稿那段時期。在這以前雖或出現一些科學方法、總不如胡先生堂堂正正大張旗鼓鼓吹之賽先生系出名門。至於抱殘守缺之士已經是欲振乏力、陷身大觀園迷宮、正如第八十七回妙玉回答的話：這裡彎彎曲曲的，回去的路頭都要迷住了。但老一輩先生們仗著「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其優勢乃在熟稔滿清掌故，對於第一手資料尚可有耳濡目染之機、這是不能遽加否認的事。

「考證」一文之後十或二十年，文壇風雲色變、諸家雜陳、浪潮起仆不定，新思潮新方法大舉闖關、紅學研究聲勢反為某些論調所湮。三十年代曇花一現，四十年代國難當頭，五六十年代乏善可陳，七十年代至今漸露陽春，最近則中外同尋一夢，「紅學」文藝復興時期似告來臨了！

但是，誰能夠真正圓熟解釋紅樓夢真諦呢：像眼前這樣大陸派，自由中國派，海外歐美派的鼎足三分、能夠真正步上正軌嗎？會不會顧此失彼，南轅北轍？到後來仍然是各做各的夢、再過相當時日，直接或間接資料經不起時空考驗而灰飛煙滅，後代中國人當真只有求助於PARA-Psychology（譯作超心理學），也就是適之先生所說：「一從二令三人木」